

杜威「民主教育價值」對現今臺灣教育之啟示

劉筱惠

桃園市楊梅區瑞埔國民小學校長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杜威是廿世紀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思想家及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但在美國本土產生深刻的影響，對於近代教育亦扮演引領思潮的重要地位。誠如他在 1916 年出版的《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所言，教育的價值是所有關心教育的人所要思考的問題。在當前臺灣教育流行「回歸教育本質」、「重拾教育價值」口號之際，本文從《民主與教育》一書中有關教育價值的探討深入探究，進而重新思索教育的本質及其價值的意義，提供當前臺灣教育些許啟示，企望走出高喊口號的迷思。

二、杜威「民主教育價值」之概念分析

(一) 「價值」(value) 的概念分析

杜威在《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 一書中提到，價值 (value) 是不可定義的，價值就是價值，它是具有內在性質的東西；他更進一步說明，價值本身，乃是具有價值的事物，在其直接存在的狀況下是不能為我們所反省的；它們只是存在或不存在；被享受或者不被享受 (Dewey, 1924)。由此可知，杜威認為價值是現實存在並且可以被人們直接享受和經驗的，這是界定價值的重要前提。

(二) 杜威對二元論的批判

杜威在其著作中多次批判西方哲學二元對立的觀念，這種二元對立在價值問題上有理想與現實、目的與手段、主觀與客觀...等表現形式。杜威不但批評西方傳統哲學把目的與手段分開、崇尚理想與輕視手段的思想外，他更批評亞里斯多德對於內在善與工具善的劃分。杜威在《人的問題》一書中曾說，主觀與客觀都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兩者的性質是相同的；它們的區別在於發揮實際作用時有沒有能力站得住腳。這是杜威對傳統形上學及邏輯方法的否定，展露其經驗主義的主張，並將價值從理性轉向了經驗的具體表現。

在《民主與教育》一書中，杜威多次批判了理性與經驗、智力與體力、自由教育與實用訓練、人文與科學、精神與物質等的對立；他認為歷史上只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二元對立的價值取向阻礙了社會進步，於是他從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出發，根據近代科學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需要，主張理想的社會中，科學、勞動、職業...不但有實際的價值，亦即改變人的生活狀況、增加人的經驗、增進社會的進步之外，其實也具有人文的價值。杜威認為，要解決人類的問題不是非彼即此的二元對立，而是相互調和以達到最好的功效。

三、杜威「民主教育價值」之探究

（一）教育活動以生活經驗及做中學出發

杜威在〈教育的價值〉一文中提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往往真正體驗某個事物的意義後，才會進一步理解或欣賞這個事物，所以如果沒有直接的經驗或真正的體驗是無法理解和欣賞該事物及其意義的。杜威認為，我們大部分的經驗都是間接的，這些間接的經驗依靠介於事物和我們之間的符號，而這些符號所代表的就是事物。

因此，有些經驗是直接的、有些經驗則是透過符號來傳遞；杜威認為，透過符號作為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之間的媒介其實隱藏著危機，那就是符號有可能無法把人們所缺少的、未知的事物帶進現在的經驗當中，甚至讓符號取代了直接的經驗。

所以杜威提出學校教育應該在運用符號傳達事實及觀念之前，提供實際的情境讓學生能在親身參與中領會教材的含意，經過這樣的過程，學生所學習到的經驗才是有價值的，換言之，教育應是從行動中求知，知識也來行動而完成，知與行相輔（林秀珍，2007）。杜威在他的書中不斷強調活動的重要性，這雖然和當時的教育趨勢有相同之處，但他提醒大家，手工勞作、實驗操作以及遊戲等活動是否具有教育的價值，要看學生能不能覺察這些活動有什麼意義以及這些活動在培養實用技能上的用處。這也是杜威

教育主張中為人所熟知的「做中學」。

（二）課程內容兼具內在與實用價值

杜威認為每個學科對學生的經驗來說都有不可取代的功用，也具有豐富人生意涵的特性，尤其是有其獨特的內在價值。由於當時的傳統教育主張，教育的目的在準備未來的生活，所以學校的課程成了謀生的工具，而忽略了課程及教材內容作具備的內在價值。杜威強調，教育的價值不是獲取謀生的工具，而是經營一個活得更有意義、更有收穫、更有意義的生命；所以教育的終極價值（ultimate value）在於生命過程的本身，而學校所進行的課程及活動便是實踐生命價值的要素。杜威主張，教育是一種動態的歷程，學校的課程以及安排的活動應該以增加學生的經驗為出發，從活動中產生愉快的經驗，進而領略各種學科的內在價值，以豐富生命的意義。

另外杜威更進一步指出，用不同的學科來區分價值的種類也是一種錯誤的作法。以科學為例，它可以是軍事的、也可以是工業的價值；它可以是商業的、也可以是慈善的價值，所以科學的價值是多面向的，這要視情境來判定。從教育的觀點來看，科學的課程之所以有價值，在於科學對學生的生活有其獨特的、內在的貢獻，所以當學校在進行科學的課程時，應該使科學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連結，如此才能使科學在學生的生活中產生意義。

杜威一向主張，學校的課程和教學的主題不但要提供引起學生興趣的內容外，更應該是以豐富學生生活為教育的價值所在；但就現實面來看，當前的課程或教材所呈現的往往是成人或上一代的價值觀，而與兒童或現今學生的生活脫離，甚至學校的課程是一些有權力的人或團體的利益互相角力下的產物。所以杜威強調，學校課程應該不斷的檢視（inspection）、批判（criticism）及修訂（revision），才能確保課程所應具有的使命。

雖然杜威強調，課程必須對學生的生活產生意義，這樣的課程才是有價值的，但是如果課程內容或教學方式可以對學生產生立即的吸引力，我們就不需要問這教材對學生有何益處。同理，對渴望求知的學生來說，不需要藉由老師或教材內容讓他知道學習的目的，只要想办法讓他的學習動機能夠持續下去，那麼學科本身對學生生活所產生的意義及益處自然隨之而來。杜威認為，學科對學生是不是有益，最好的證明就是應用，也就是學生如何把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然而，學校進行教學的時間畢竟有限，我們如何去選擇既有內在價值又兼具工具性價值的學科來學習呢？杜威在這裡所強調學科的工具性價值，所指的是這門學科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學習這門學科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所以杜威強調，學校課程應該提供實用的教材，才能讓學科知識和學生的生活經驗產生連結，所以杜威在最後提醒我們生活本身就是它

之所以存在的理由，而提出實用價值不過是因為它們不但豐富了生活經驗的意義、強化生活經驗的內涵，這正是實用價值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三）教育的價值以整體性為終極考量

杜威指出把達到生活中各種不同的價值當作是教育最終的目的，反而把學生生活當中具體的經驗當作是次要的，那麼就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健康、財富、效率、合群、實用、文化、快樂...等，都是一些概念抽象的名詞，假如我們把這些抽象的名詞拿來當作評價學科價值的標準，這其實是本末倒置的作法；因為這些概念抽象的名詞原本就是從生活經驗當中歸納來的。杜威這樣的比喻其實是想強調，不論是教育的目標或是教育的價值，如果不能具體實踐在學生的生活當中，那麼談教育的目標或教育的價值都是緣木求魚的作法。

杜威認為有些人認為不同的學科代表不同的價值，所以課程必須整合各種不同學科以顧及到各種獨立的價值，這樣對學科價值作分類無疑是為自己熟悉及規劃的課程作辯護進而證明它們是值得教的。以數學為例，它助於學生準確性敘述和嚴密性推理的訓練；它的實用價值則是讓學生熟練商業及工藝計算的技巧；它的文化價值則是增進想像力來幫助我們理解事物的相對關係；而數學中無限大的概念正蘊含宗教價值中宇宙無止境的神秘意義。然而，數學這門學科會因為我們賦予它神奇的價值而達到上述推理訓練、熟練計算技巧、增進想像

力...的種種結果嗎？照這樣看來，數學必須達到上述諸多的結果才能證明它是有價值的。這種說法往往會掉入一個陷阱，那就是為了把數學納入課程中而認為它原本就具有這些能力，不管這些能力是否達到，數學都應該是一門有價值的學科，假如這些價值或能力沒有被發揮出來，那過錯不在學科本身，而是學生不肯好好的學習。杜威在這裡是想要提醒我們，每一門學科都具有其獨特的價值，無須為了把一門學科納入課程中而劃分它的價值。

所以杜威認為，學校教育的紛爭，在於每一種興趣都要受到重視，並且要在課程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假如這種作法在現行的學校制度中行不通，那麼就應該主張重新制訂另一種學校教育以滿足這樣的需求。杜威在這裡一面批評傳統教育的課程是以成人的觀點出發，另一面批評進步主義教育一味地想制訂新的學校教育只為了兼顧各種興趣及滿足不同利益的需求，在這樣各持立場、相互激烈競爭下，教育的本質似乎被忽略且遺忘了。因此杜威一一批判傳統教育思想的得失，認為以往高度影響力的學說都有其一偏的價值，卻未必代表全部的真理。另外杜威也將思想史上對立的學說一一加以調和，其中主張民主教育理念絕不堅持「成人至上」說，也不主張「兒童中心」論（林玉体，2011）。

最後杜威認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而參與是最直接的學習策略；民主社會中的學校正扮演著民主教育的重責大任，學校是一個社會環境，也

是民主社會的雛型，它提供給每一個新社會的成員較為寬廣的生活空間（林玉体，2011）。

四、杜威「民主教育價值」對現今臺灣教育之啟示

科技改變知識傳遞及擴展方式，進而造成「知識爆炸」的趨勢，現在這一秒所習得的知識是否可運用在下一秒的環境，沒有人可以預知得到，所以如何在知識以幾何倍數快速累積演變的今日，強化學習者的學習能力及適應社會能力，這是杜威「民主教育價值」哲學概念對於現今教育的啟示，學習者想要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生活，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競爭能力，而提升競爭能力的方法則是不斷地接受教育與學習，順應變化快速的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改變自己」。

綜觀杜威「民主教育價值」的哲學思想為現今臺灣教育及學習者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歸納如下：

（一）突破場域限制的學習模式

學習範圍不再侷限於學校，透過新興及迅速的科技媒介讓學習成為 anytime、anywhere 及 anyone 的模式，每個人不僅是學習者，也是教導者，學習和教導成為雙向的聯結。

（二）重視個人經驗的學習內涵

學習應與個人的生活實務相互聯結，對個人生活或改變其生命價值有意義的學習，才具有教育意義。

(三) 以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為中心

提倡自我導向的學習，也就是了解學習者的先備經驗與未來需求，選擇適合學習者的教材內容以進行有效的學習，才能內化學習意涵及學習者的成長。

(四) 善用社會資源及擴展學習歷程

學習應結合生命歷程成為終身事務，非一時一刻之終結，所以如何結合「做中學」的理念，讓學習者從實踐的過程中獲得知識增長及擴充基模的經驗，並養成主動了解、探究及改變的精神與態度，才能促成學習有機體的循環價值。

參考文獻

- 傅統先、邱椿譯（2006）。**人的問題（一版）**〈原作者 Dewey, J.〉。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
- 林玉体（2011）。**西洋教育思想史**。臺北市：三民書局。
- 林秀珍（2007）。**經驗與教育探微-杜威教育哲學之詮釋**。臺北市：師大書苑。
- 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Y: Macmillianco.
- Dewey, J. (1938).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NY: Macmillianco.

